

音樂劇《我們是秦俑》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讓文物「復活」舞台 細訴傳奇

「秦朝大將變身『大白』，兵馬俑成了擁有高能芯片的『零零九』，唐侍女穿越秦朝對話鑾金銅龍……」7月20日，為紀念秦兵馬俑保護展示四十年，由西安兒童藝術劇院傾力打造的兒童舞台音樂劇《我們是秦俑》，首次走進秦陵博物院，在秦俑一號坑旁邊演出。炫彩的舞台、魁梧的秦俑、精彩的劇情，七十五分鐘的演出，不僅復活了兩千年前的秦始皇兵馬，同時也用另一種方式將陝西眾多的國寶級出土文物精彩地呈現給全國觀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音樂劇《我們是秦俑》以秦始皇陵兵馬俑和陝西不同朝代的典型出土文物為創作原型，講述了一段文物和機器人之間的傳奇故事。兩千年前，一身華服的秦大白與眾多秦俑，為了守護秦始皇陵而長眠地下；兩千年中，春秋青銅龍、漢竹簡、泥塑飛天、唐三彩、青花瓷、波斯工藝品等眾多文物，見證朝代更迭，古代文明輝煌燦爛；兩千年後，眾多文物齊聚博物院中，每當午夜時分，寂靜的博物院裡各種文物陸續甦醒，開始狂歡，突然出現的機器人以文物們相遇不相識，卻引發了一段關於「顏色」的追尋之旅。

西安元素結合流行音樂

該劇主創告訴記者，兵馬俑享譽全球，其千人千面的形象亦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在世界上的代表符號。該劇在劇情的編排上，以秦朝將軍俑秦大白為主線，將彩色兵馬俑零零九、跪射俑秦當當、執戈俑秦嘟嘟、唐三彩唐無暇、唐鑾金銅龍金太龍、北魏飛天仕女江水寒、元青花瓷瓶海底撈、漢竹簡老竹簡、跪姿駱駝俑路無雙，以及波斯銅人銅鬚子和青銅龍轟隆隆等不同時期的代表文物擬人活化，通過他們之間的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最終讓所有的文物懂得了永恒的真正意義，機器兵馬俑零零九也明白了自己身上的顏色，究竟承載着怎樣的過往。

據悉，該劇在舞台呈現上，更加貼近現實生活，貼近孩子的審美。不僅增強了佈景在場景切換中的多用型，服裝設計亦融合了文物實體本身的特點進行設計，既有文化的厚重感，同時又具有時尚的現代審美。而在音樂創作上，則融合了西安本土特有的民間元素，結合現代流行音樂，全劇音樂及主題歌朗朗上口，易於被兒童觀眾傳唱和喜愛。整部劇目生動活潑、老少咸宜，寓教於樂，讓孩子們在快樂中學習和解读文化，提升對中華文化歷史的興趣。

「文旅融合」傳遞文化

秦兵馬俑坑發現於1974年，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二十世紀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之一」。三個兵馬俑坑成鼎足形排列，總面積兩萬多平方米，坑內放置與真人真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馬七千餘件，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兵馬俑的塑造，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而創作，藝術手法細膩、明快，陶俑裝束、神態各異，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強烈的時代特徵。

秦始皇陵博物院副院長田靜在演出前表示，如何挖掘文物的文化價值以弘揚傳統民族精神，是博物院發展的重要課題。此次在秦陵博物院演出的《我們是秦

俑》，是秦陵博物院貫徹「讓文物活起來」、堅持「文旅融合」的又一次新嘗試。該劇以文物元素為創作原型，將文物卡通化、兒童化，讓文物在劇中「活」起來，開口講述自己的故事。其主題內涵深刻，以孩子的視角審視歷史，劇中包含西安強烈地域特色的歷史知識與文物故事，以小朋友喜愛的、易於接受的方式潛移默化地進行文化傳遞，對觀眾來說也是一堂生動的歷史課。這種方式使觀眾能更深層次地理解博物院背後、文物藏品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意義與價值，更好地達到博物院的教育目的。

田靜同時亦表示，在秦兵馬俑保護展示四十年之際，《我們是秦俑》走進博物院正是為了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推動歷史文物走近當下人們的生活，真正為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積極作用。

據悉，《我們是秦俑》先後入選國家藝術基金2019年度舞台藝術創作資助項目、第九屆中國兒童戲劇節、第八屆「圓夢中國·春苗行動」北京市優秀少兒題材舞台劇目展演。所到之處，受到了家長和孩子們的高度評價和熱烈歡迎。當日演出結束後，西安一年級小學生李芷忻特別興奮，她告訴記者，以前總感覺兵馬俑是「死」的，今天看到「活」了的兵馬俑，特別奇妙。而眾多活着的文物的精彩演繹，也讓她了解到更多國寶文物的知識和故事。來自上海的遊客張先生則表示，早上一進院便看了兵馬俑一號坑，那種對歷史的敬畏感還沒消失的時候，隨後又看到這樣一部輕鬆的音樂舞台劇。「那種感覺無以言表，是一次終身難忘的經歷。」



■音樂劇讓兵馬俑活了起來。



■文物在舞台上開口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們是秦俑》對觀眾來說也是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各式文物也在劇中活了起來。

■《我們是秦俑》貼近生活、貼近小朋友視角。

■文物們紛紛起舞。

■音樂劇讓孩子們在快樂中學習和解读中華文化。

走東走西 災難後

余綺平

熱爆全球的電視劇《切爾諾貝爾》(Chernobyl)，餘溫未降；發生核爆的原蘇聯加盟國烏克蘭，除了吸引成千上萬遊人湧往解禁區參觀外，拍攝《切》劇的所在地同樣引起觀眾關注。還有那些受核爆輻射的平民百姓，處境如何？西方媒體最近紛紛報道。

切爾諾貝爾核爆的最大教訓，是隱瞞真相，令災難一發不可收拾。《切》劇的美國編劇麥辛(Craig Mazin)為了忠於歷史，開鏡前曾往烏克蘭考察取景。結果麥辛決定，沒必要在核爆現場冒險。他選擇烏克蘭西北部、另一個原蘇聯加盟國立陶宛內、一個已棄置了十年的核電站拍片。

蘇聯在二戰結束後，開始在各加盟國秘密興建核電站；一九七五年蘇聯政府選中立陶宛東北部小市鎮維薩基納斯(Visaginas)，將其發展為工業城，調派了逾五千名古拉格(Gulag)監獄的罪犯，往當地建設核電站。

維市核電站的反應堆，同樣由蘇聯專家設計，與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的結構相似，也缺乏堅固的安全外殼，隨時會發生爆炸災難。但維市核電站是立陶宛唯一的核電站，供給全國七成用電需求，故迫不得已仍被沿用了三十多年。

直到立陶宛脫離蘇聯獨立，二零零四年準備加入歐盟時，歐盟開出條件，要求立陶宛將維市核電站關閉。經過五年時間部署，該站終於在二零零九年全部關閉。如今，立陶宛的用電主要靠進口。

《衛報》一篇署名文章描述，立陶宛還未建核電站前，維薩基納斯是一個滿佈湖泊和森林的優美市鎮，她現在形如鬼域，四周是一幢幢灰白的俄式宿舍大樓，氣氛令人毛骨悚然。文章說，維市仍有約二萬人居住，大部分說俄語；近年有些俄羅斯異見



■在立陶宛的城市內，到處見到前蘇聯遺留下來的建築物。網上圖片

人士偷渡至立陶宛居住。預料《切》播出後，維市同樣會吸引遊客來參觀。

切爾諾貝爾核爆三十六小時後，附近居民才開始疏散。他們大部分因感染輻射而患上甲状腺癌；生下畸形孩子的比率極高。《衛報》另一篇署名文章透露，有關這場災難的善後故事很多，但有一則美事最近才首次披露。

文章說，北美洲小島國古巴已悉切爾諾貝爾核爆後，不怕危險，立即派出醫療隊趕赴烏克蘭現場，將災民接返古巴首都夏灣拿醫治。從一九八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間，古巴總共治療了逾二萬名來自災場的年輕癌症病人，為他們提供免費醫藥、學校教育、衣着食物和住宅，甚至遊樂場。

文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古巴那樣慷慨。雖然古巴和蘇聯同屬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但古巴強調，這些搶救行動與政治無關，完全是基於「倫理和道德」。故此，就算烏克蘭於一九九一年脫離蘇聯獨立後，救援核爆災民的行動，並沒有停止。

上述感染輻射的癌症病人，他們的子女近年也出現了同樣病徵。古巴政府最近宣佈一項新政策，上述的免費醫療措施，將延伸至這些病人的下一代。

可是，美國對古巴的長期貿易禁運，導致古巴經濟困難，今年五月起古巴實施糧食和日常用品配給供應。文章說，美國的制裁不單影響了古巴人民，也影響了上述受輻射的病人。美國沒有雪中送炭，還落井下石。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集四地師生作家交流

由《亞洲週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攜手舉辦、零傳媒協辦的第七屆「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於上周四起一連兩日在香港書展舉行。今年的活動首次有澳門的學生加入，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一起分享、交流閱讀的樂趣。

「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活動在學生們朗朗讀書聲中拉開帷幕，學生們分別以廣東話、普通話和閩南話朗誦《弟子規》，當中更有書法表演，四位表演書法的同學，分別寫出了「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四句說話，加起來正好是關羽對兒女的庭訓教誨，顯得特別有意義！在是次活動中，主辦方更贊助每位學生購書津貼150港元，以鼓勵學生們自己挑選購買書籍，而現場優秀的學生作文還有機會收錄出書，實現作家夢。

主辦方今年邀請了來自台灣、佛山、澳門和香港的中、小學生參與活動，目的除了一同分享閱讀的樂趣外，更鼓勵他們拿起筆來記錄自



■青少年要記得「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右)和活動籌委會榮譽主席姚志勝太平紳士出席活動。



己的想法與感受。活動中更邀請到多位來自各地的著名作家即席分享寫作的心得和經驗，當中包括香港作家黃虹堅及周蜜蜜、台灣作家王文華及嚴淑女、上海作家陸梅和深圳作家陳詩哥。

不少人都知道閱讀所帶來的無限好處。讀一本好書就像結識一位良友，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對你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你陶冶情操，增長知識，開闊眼界，使人優雅知性。而「我們一起悅讀的日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參與嘉賓及學生大合照。

子」活動的初衷就是引領學生們走進閱讀的世界，不僅要愛上閱讀，更要快樂地「悅」讀，並且能用文字來抒發自己的感受。活動中六名作家帶着自己的閱讀故事和「悅讀」書單來與學生們分享，引導他們在閱讀中思考，在思考中創作，在創作中發現文字的樂趣。

主辦方期望通過本次活動，能讓學生們不止是為了閱讀而讀，更應該學會從閱讀中尋找到愉悅的感覺，就像文學家林語堂所說：「讀書使人得到一種優雅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整個目的，而只有抱着這種目的的讀書才可以叫做藝術，一人讀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改進心智』，因為當他只為了一個目的的時候，一切讀書的樂趣便喪失淨盡了。」讓學生們在書籍中成長，讓書籍改變氣質、談吐、胸襟，將內涵顯露在他們的生活中、文字裡。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徐朗軒